

楔子 藥王谷救人

藥王谷

空氣中盡是草藥生生不息的氣息，一片接連一片，彷彿沒有止境，無論珍貴難尋，或者隨處可採，在此地位相同，皆是自然孕育栽培，長勢俱佳，難怪此處為習醫之人眼中的寶庫。

「師傅啊，不告而取謂之賊，師傅不是大夫嗎？為何淪為宵小呢？」傅明煙覺得自個兒真像老媽子，跟在師傅屁股後頭嘮叨個不停，哪像個十三四歲孩子該有的天真呆萌可愛，悲摧啊！

「去去去，若不願幫為師的採草藥，就安安靜靜坐在一旁等著，別像蒼蠅一樣嗡嗡叫。」藍采華擺了擺手。

略微一僵，傅明煙蔣蔣的糾正師傅，「嗡嗡叫的是蜜蜂，不是蒼蠅。」

「管妳是蜜蜂還是蒼蠅，閉上妳的嘴巴別再吵了。」藍采華索性轉身將她按壓在一旁的石頭上。「說起來為師也是來自藥王谷，跟藥王谷要點草藥有何不可？」

「從藥王谷出來的是師傅的師傅的師傅，年代相當久遠了。」傅明煙嗤之以鼻的撇了撇嘴，隨手從旁邊的藥田挖了一棵太子參在身上抹兩下，叼在嘴上。

「不是說不告而取謂之賊嗎？」藍采華一把搶過太子參，扔進揣在身後的藥簍子，指著傅明煙的鼻子道：「待在這兒別亂跑，為師的一會兒就回來。」

「……」傅明煙張著嘴巴，一句交代都來不及，藍采華已經跑得不見人影。

半晌，傅明煙訥訥的道：「師傅啊，妳可不要被壞傢伙誘進陷阱，徒兒要救妳可是很累……妳真的該減肥了，胖子很可愛，但健康是個大問題啊！」

頓了一下，傅明煙抬頭望天，接著一嘆，有個任性的師傅實在是令人苦惱的事！

「吱吱吱……」

傅明煙迅速轉頭看向聲音出處，見到一隻白狐在那兒跳過來跳過去。

「小東西，鼻子真靈，我來這兒不過一刻鐘你就出現了。」傅明煙伸出手，可是白狐並未像往常一樣上前讓她摸頭，而是頻頻轉頭看向某個地方。

見狀，傅明煙立刻察覺到有事，「我師傅出事了嗎？」

「吱吱吱……」

「好好好，我親自過去瞧瞧就知道了。」傅明煙起身跟在牠身後。

走了百來步，傅明煙就見到倒在半夏藥田邊的男子，加快腳步，上前蹲下查看，沒有受傷，只是中毒，還好不是詭異的奇毒，她自製的解毒丸就能解了。

男子掙扎的睜開眼睛，可是還沒等他看清楚，傅明煙已經從隨身的藍色荷包取出一顆解毒丸強行餵他吃下。

「算你運氣好，遇到善良的小東西，我又正好在此，要不，明日你就等著享受藥王莊特製的毒藥。」

藥王莊不派侍衛巡視藥王谷，不是不怕人家潛進來偷採草藥，而是對自家防盜措施深具信心——幾隻善惡難測的白狐四處亂竄，不是將人誘進陷阱就是引人出谷，單看白狐是惡是善。一旦落入陷阱，想離開藥王谷只能吃下藥王莊的毒藥，這個毒藥會使人瘋癲，即使事後順利解毒，這段瘋癲的日子也足以變成噩夢，不

過比起讓人瘋癲的毒藥，她覺得陷阱裡面的玩意兒更噁心。

藥王谷的遊戲規則雲州人皆知，有人便打定主意不受白狐迷惑，可藥王谷是個大迷宮，想從這兒走出去，還真得靠白狐引路，除非你有本事從這個迷宮找到出路。聞言，男子張開嘴巴想說什麼，可是最後一句也沒出口就暈過去了。

「小東西，好人……不是，好狐做到底，待他醒了，送他離開藥王谷。」

小東西跳過來跳過去，就是不看她，很明顯在告訴她，牠不會幫她。

傅明煙打開一個紅色荷包，將裡面的麥芽飴倒在手上，遞過去，「給，送他出谷，下次給你帶更大包。」

小東西兩眼閃閃發亮，快速撲上去吃她手上的麥芽飴。

傅明煙見了笑道：「你肯定是世上獨一無二的白狐。」

小東西吃得很歡快，最後直接將整塊麥芽飴含進嘴裡。

「好啦，我要去找師傅了，免得她遇上你壞心眼的同伴。」經常出入藥王谷，傅明煙自然熟悉這些白狐，說也奇怪，她就是可以分出好壞，從來不會上當，不過，她真正的本事不在這裡，而是她能走出這個大迷宮。

「吱吱吱……」

「放心，答應你的事我絕不會忘記，保證給你兩倍分量的麥芽飴。」傅明煙摸摸白狐的頭，臨走之前仔細打量了男子一眼，不過看了也是白看，這個人易了容，改明兒在路上遇見了也認不出來。

第一章 知曉身世大大吃驚

雖然傅明煙口中的藍采華是個任性的師傅，但在外人看來，她卻是莫測高深，教人看不出深淺的高人，為此，傅明煙私下戲稱她「影后」，師傅根本生錯時代了，可惜啊。

藍采華優雅的端著茶盅，專心品茶，好像忘了花廳還有其他人。

「藍大夫，老身知道您捨不得四姑娘，可是四姑娘明年就及笄了，也該定下親事了，在備嫁之前，規矩得先學起來，免得墮了文成侯府的名聲。」許嬾嬾名義上是奴才，但跟著文成侯府世子夫人——昭華長公主從宮裡出來，自恃高人一等，言語神情不經意就流露出王子的姿態。

藍采華笑了，連一眼都懶得施捨給許嬾嬾，「文成侯府的記性真是不好。」

許嬾嬾聞言一怔，「老身不明白藍大夫何來此言。」

「當初我們可是說得很清楚，我收煙兒為徒，文成侯府就沒資格過問她的親事。」

藍采華嘲弄的斜眼看過去，「難道沒有白紙黑字，文成侯府就想要賴嗎？」

許嬾嬾臉色變得很難看，侯爺夫人當然記得當初的約定，只是長公主看不上藍采華，一個身分卑微的大夫如何敢反抗文成侯府？沒想到她竟然如此不自量力！

「文成侯府給四姑娘尋的親事難道會比不上藍大夫嗎？」

藍采華很爽快的點頭承認，「我當然比不上文成侯府的實力，可是，至少我不會拿徒兒的親事當買賣。」

這會兒許嬾嬾的臉徹底黑了，上下嘴皮子抖了一下，僵硬的擠出話來，「文成侯府不會委屈自家姑娘。」

「是嗎？」藍采華冷冷一笑，不客氣的接著道：「京中權貴要是有點良心，不再算計人，朝廷也就用不著言官了。」

許嬾嬾那張黑得不能見人的臉瞬間僵化，這位藍大夫可真是口不擇言！

「明眼人面前不說瞎話，若非想算計什麼，文成侯府如何會記起一個流落在外的姑娘？」藍采華實在很討厭拐彎抹角。

略微一頓，許嬾嬾終於收起高高在上的恣態，「藍大夫不點頭，文成侯府不會定下四姑娘的親事，不過，四姑娘還是得先回文成侯府，一個粗鄙的鄉下姑娘尋不到什麼好親事，這一點藍大夫想必同意吧。」

叩一聲，藍采華用力放下手上的茶盅，陰側側的挑起眉，聲音又冷又硬，「一個粗鄙的鄉下丫頭是妳能說的嗎？」

許嬾嬾頓時舌頭打結了。

「回去告訴侯爺夫人，請她放心，我絕對不會委屈煙兒。」

許嬾嬾當然不能空手而回，長公主怪罪下來，她這個管事嬾嬾的好日子也到頭了，於是道：「侯爺夫人說了，在四姑娘定下親事之前，得先學好規矩。」

「我看文成侯府的規矩也不怎麼樣，奴才都敢詆毀主子。」藍采華斜睨了她一眼。許嬾嬾的嘴巴又被堵住了。

「煙兒的規矩好得很，不勞文成侯府費心。」

「……老身不過是奉命行事，藍大夫深明大義，想必不會為難老身。」許嬾嬾將姿態放得更低，甚至帶著一點點哀求的味道。

藍采華一副受寵若驚的舉起手，「別，我從來不是個深明大義的人。」

許嬾嬾徹底被打敗了，在藍采華的命令下，讓莊子的管事嬾嬾灰溜溜的請了出去，她一點法子也沒有。

「進來。」藍采華用力一吼，窗戶彷彿受到驚嚇的震動一下。

過了一會兒，一顆腦袋瓜賊兮兮的從門邊探進來，可是一對上藍采華嚴厲的目光，咻一下，人已經撲到藍采華面前。

「師傅……」

藍采華一把揪住章清媛的耳朵，「不是告訴妳不准偷聽嗎？」

「疼，師傅……輕一點，師傅啊……」章清媛可憐兮兮的拉著藍采華的手，可是又不敢用力掰開。

「告訴過妳多少次，為師出生名門，雖然琴棋書畫只通一半，但是規矩絕對不輸人家，當我的徒弟沒學到我的本事，但至少要守我的規矩。」

「師傅，我錯了，疼……」章清媛快速的擠出眼淚。

藍采華終於鬆開爪子，章清媛的耳朵得救了，趕緊往後一跳，用力搓著紅通通的耳朵。

「妳師姊去哪兒了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又管不住師姊。」

「這丫頭已經十四歲了，怎麼還四處亂跑？」藍采華一臉的鬱悶，實在不願意承認一出生就養在身邊的徒兒是個粗鄙的鄉下野丫頭。

頓了一下，章清媛滿臉糾結困惑的瞅著藍采華，「小時候師傅說我們太小了，不可以四處亂跑，如今長大了，為何還是不能四處亂跑？」

這個問題答不出來，藍采華羞惱的舉起手往她額頭一敲，理直氣壯的道：「只要是姑娘就不能四處亂跑。」

章清媛還是非常的糾結非常的困惑，眼珠子繞著藍采華打轉，嘴巴張了又閉上，師傅不也是姑娘嗎？

「看什麼看。」

章清媛再悄悄往後大退一步，免得再度遭到襲擊，不過，她可不敢不識相的實話實說，只道：「難怪師姊老是說恨不得生為男兒。」

藍采華沒好氣的哼了一聲，「她根本將自個兒當成男兒了。」

若非師傅放縱，師姊會變成這個樣子嗎？章清媛只敢腹誹，不敢宣之於口，師傅下手真重，她的耳朵疼得很。

藍采華懶得再浪費唇舌的擺了擺手，「去，將妳師姊找回來。」

章清媛撇嘴，嘀咕道：「師姊跟匹野馬似的，哪兒都能去，我上哪兒找人？」

藍采華惡狠狠的一瞪，章清媛不由得脖子一縮，趕緊轉身往外走。

早出了莊子的許嬈嬈還不肯離去，恨恨的瞪著莊子緊閉的門扉，沒想到藍采華如此難纏，她又是個奴才，怎麼說都在人家之下。

「嬈嬈，我們就此回去，長公主不會放過我們的。」紅綾是侍候許嬈嬈的小丫鬟，原以為這趟差事又輕鬆又神氣，不但可以出門，回去還有豐厚的賞銀，府裡的丫鬟都羨慕得不得了，沒想到連四姑娘的面都沒見到，她們就被人家踢出來了。

沉吟片刻，許嬈嬈冷笑道：「她不讓我們帶走四姑娘，可是四姑娘呢？」

紅綾不解的看著許嬈嬈。

「窮鄉僻壤能夠比得上繁華京城嗎？」

頓了一下，紅綾明白了，「四姑娘想必更願意跟我們回文成侯府，可是藍大夫擋著，我們連四姑娘的面都見不到。」

「只要想個法子弄走藍采華，還怕見不到四姑娘嗎？」她終於明白出門之前，為何主子特地給了她一封書信，言明若有需要時，可以拿此書信尋找雲州知府幫忙。這個道理誰不懂？紅綾嘴巴悄悄一撇，不過，態度很恭敬，「如何弄走藍大夫？」

「藍采華是個大夫，病人求上門了，她還能窩在這兒不走嗎？」

「藍大夫不是醫術高明嗎？治個病用不上半日一日，我們好不容易見到四姑娘，藍大夫也回來了。」

「若病人在益州或關州，藍采華來回少說也要一、二十日。」

聞言，紅綾緊蹙的眉頓時舒展開來，差一點忘了她們有長公主這個大靠山，想要弄走一個人還不容易。

許嬈嬈像在宣誓的抬起下巴看了門扉一眼，轉身道：「走吧，先回客棧。」

紅綾連忙靠過去扶著許嬈嬈上了馬車。

當章清媛忙著四處尋人時，傅明煙正坐在茶館二樓跟某人大眼瞪小眼，恨不得大聲咒罵，悔不當初，真不該出手救人，由著他落在藥王莊手上，保證他恨不得消失不見，絕不會跑來糾纏她……

原以為路上重逢，兩人相見不相識，可是她一眼就認出他，因為他還頂著那張易容的臉，即便這張臉平凡到很容易轉眼就忘了，而他又不曾看清楚救命恩人，根本不認得她。

雖然她想一腳踹飛他，但是此人透著一股殺氣，絕對不是她可以得罪的人，她只能扮好人苦口婆心道：「莫公子，藥王谷不是你以為的如此簡單，那兒處處有要人命的毒物，要不，你以為藥王莊為何不安排守衛？」

莫靖言皮笑肉不笑的挑了挑眉，「那兒不是有神出鬼沒的白狐嗎？」

「白狐的目的是為了驅趕人。」藥王莊可能是不想落個太苛刻的名聲，即便是壞心眼的白狐，也不會不給人機會離開，除非你太不識抬了。

莫靖言微微歪著頭，「妳對藥王谷很熟嘛。」

傅明煙送上一個白眼，「藥王谷的事雖然的確不好隨便打聽，但畢竟也不是算什麼祕密，我相信以你的能力與財力應該不難查到這些。」

「一次一百兩，一次差不多兩至三個時辰。」莫靖言索性直接開價。

早在尋上門之前，他就查清楚傅明煙的底細，明明習醫，喜歡做的事卻是掙銀子，換言之，就是個不務正業的人。

「……錢再多有什麼用，那也要有命花啊。」一百兩真是誘人啊。

「我看妳出入藥王谷好像上市集似的。」他在藥王谷附近觀望一、二十日，又四下打探一番，她可以說是藥王谷的常客。

「當藥王谷是市集的是我師傅，可不是我。」傅明煙覺得自個兒好無辜，當徒兒的根本沒有說不的權利。

「妳師傅膽敢帶妳進藥王谷，想必妳知道如何在藥王谷保全性命。」

她擁有的本事就是解藥，師傅不但敢帶她進藥王谷，還非帶上她不可。這些話她當然不能大刺刺的宣之於口，只能道：「我只是很乖巧的緊跟著師傅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我倒覺得奇怪，為何你不找我師傅？」她不曾背著師傅獨自進藥王谷，絕對沒有人知道她的本事，她們師徒兩人相比，他不是更應該相信師傅嗎？

「藍大夫醫術高明，但沒妳聰明狡猾。」在外人看來，徒兒肯定是跟在師傅後面打雜，可是他仔細觀察過後，發現她們師徒從藥王谷下來的情況很不一樣——徒兒蹦蹦跳跳的在前頭引路，師傅揹著藥簍子跟在後頭，見此，他費了一些心思打探她們師徒，得了這個結論。

這可以稱之為讚美嗎？不過，若非比師傅多了一世經歷，她絕對沒有師傅的聰明伶俐……她可不承認自個兒狡猾，只能說是伶俐。

「莫公子錯看小女子了，自幼得到師傅苦心教導，如今醫術還只是半調子，如何能與聰明沾上邊？」

莫靖言深深的看了她一眼，突然轉頭看著下方一樓的說書人，然後手指狀似無意的在圍欄上敲著，一上一下，很有規律，可是，莫名的教對面的人生出膽顫心驚的感覺，很不妙，非常的不妙。

半晌，莫靖言冷颼颼的道：「這個《西遊去》可真有意思。」

傅明煙頓時一僵，過會兒，唇角抽了一下，嘿嘿笑道：「聽久了也沒什麼意思。」這是她第二個悔不當初，不應該想著偷人家的創作掙錢，她就不會輕而易舉在此被他逮個正著……這也未必，古代沒什麼休閒娛樂，不上茶館聽說書聽八卦，還能幹什麼？

莫靖言回過頭挑起眉，「沒什麼意思，為何我老是在這兒見到妳？」自從他盯上她，這已經第五次了，而前前後後不過十日。

「……我閒著沒事幹唄。」她明明警覺性很高，怎麼沒察覺早被盯上了？

「既然閒著沒事幹，正好來幫我幹活。」

「……我沒這個本事，你還是找其他人。」傅明煙忍不住咬牙切齒。

莫靖言突然一左一右，雙手往桌上一拍，然後挺身向前，兩人瞬間縮到一個手掌的距離，他皮笑肉不笑的問：「妳說，這個《西遊去》是誰撰寫的呢？」

「……」《西遊去》非她撰寫，而是她剽竊之作。

「老實說，妳還真有本事。」莫靖言是發自真心，聽了幾日的《西遊去》，他也忍不住入迷了。

傅明煙實在不知如何反應，只能嘿嘿嘿傻笑。

「妳應該不想讓人知道吧。」

傅明煙不自覺的雙手握拳，為了避免麻煩，她的確不想讓人知道大受歡迎的《西遊去》是她所作，若非拿救命之恩索取回報很下作，她絕對狠狠揍他一頓，如此對待救命恩人不怕天打雷劈嗎？

莫靖言退回去坐下，「如何？能否帶我進藥王谷？」

「你從哪兒得知《西遊去》的事？」她實在不相信被人出賣了。

「正好瞧見了。」

「那還真巧。」

莫靖言露出潔白的牙齒一笑，「連老天爺都想幫我，我也只能受著了。」

這種受制於人的感覺真是討厭透了，可是她沒得選擇，不過，如此輕易投降，她也未免太遜了，總要在嘴巴上討一點好處回來。

「我可以帶你進藥王谷，不過你最好有隨時丟掉性命的準備。藥王谷不同於一般的藥田，種植的草藥大半有毒，有許多是連聽都沒聽過，就是醫術很厲害的大夫也不見得解得了，更別說我連師傅一半的本事都沒學到，若是你不小心碰了，我只能眼睜睜看著你化成一堆白骨。」

莫靖言眼皮抬也沒有抬一下，這丫頭改行當騙子絕對沒問題。

傅明煙對他無動於衷的反應實在很不滿，「你記住了嗎？」

「妳以為我只有三歲嗎？」

「……」她平時唬人的時候明明很有效果。

莫靖言很爽快的送上面額一百兩的銀票，「後日，辰正，我在藥王谷山腳下等妳。」事情已經定了，傅明煙當然不客氣的收下銀票，放進兜裡，「放心，我這個人不會拿錢不做事，不過，你也別忘了我的警告，莫要出了事再怪我事先沒說。」莫靖言好笑的唇角一勾，「出了事不就死定了，還能怪妳嗎？」

「……」說話絕對是一門技術活，說謊更是如此。

「我走了。」莫靖言瀟灑的起身走人。

傅明煙拿起前面的茶盞，將茶水當成酒水一口乾了，可是卻忍不住抖了一下，冷掉的茶水真難喝。

放下茶盞，她扔下幾個銅錢，起身走人，不過剛剛出了茶館就遇上章清媛。

傅明煙向來信守「識時務者為俊傑」，尤其在師傅面前，她絕對是個乖巧的好孩子，師傅養大她不容易啊，當然不能再讓師傅擔憂掛念，可是在藍采華看來，她即便螻首低垂，雙手交疊在前，姿態低得不能再低，還是那個主意很大的徒兒。

「妳是不是又跑去茶館聽說書？」面對一個聰明但不務正業的徒兒，藍采華真的很頭疼。

站在傅明煙身側的章清媛倏然抬頭瞪過去，師傅明明知道師姊跑去茶館，為何不告訴她？為了找師姊，她差一點將兩隻腳跑斷了。

傅明煙微微抬頭看著藍采華，很無辜的道：「閒著沒事幹，找點樂子。」

「閒著沒事幹不能看點醫書嗎？」

「……書房的醫書都看了。」對醫術，她就是少了一點熱情，該看的看了，可是進了腦子的不到一半，倒是一些雜書，她看得更有勁。

「……我沒見過比妳還愛聽說書的人，搞不清楚自個兒是大夫還是說書的。」藍采華真想掰開她的腦袋瓜看清楚，究竟哪兒出了問題？

「徒兒也想當個厲害的大夫，可就是沒有這方面的天分啊。」傅明煙真的覺得很羞愧，兩三歲就取代原主，在師傅強逼下學了十幾年的醫術，每日接觸的全是這些玩意兒，可是，她的醫術竟然比不上習醫六七年的師妹。

藍采華冷笑的一哼，「妳是沒心，對毒物倒是很有本事。」

傅明煙嘿嘿嘿的乾笑，「毒物比較有意思嘛。」

藍采華很清楚就是嘮叨上一天一夜，這丫頭的性子也改不了，還是先說要緊事，「最近妳不要出門。」

「嘎？」傅明煙有點反應不過來，師傅轉得太快了，她習醫的態度跟成日往外跑有什麼關係？

「明年就及笄了，成日還像野馬似的往外跑，像話嗎？」

頓了一下，傅明煙一副很困惑的道：「師傅啊，我們是懸壺濟世的大夫，不是哪兒有需要我們救治的病人，我們就往哪兒跑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傅明煙唇角輕輕一翹，師傅還好意思說她，不是說上梁不正，下梁歪……這個用法好像不太恰當，總之，她長成這副樣子還不是跟師傅學的。

藍采華知道不說明白，這丫頭是不會當一回事，索性教她在炕上坐下，然後吩咐章清媛將煮茶的器具搬進來。

傅明煙看著藍采華煮茶，不自覺坐直身子，煩心的時候師傅就喜歡煮茶，說是茶香可以讓心情沉澱下來。

「徒兒性子急，師傅有話直說吧。」她還是偏愛咖啡的香氣，至於茶香，她一點感覺也沒有。

藍采華也不喜歡拖拖拉拉，只是未有防備，事情就發生了，一時不知道如何開口。琢磨了一下，她緩緩道來，「知道文成侯府吧？」

「當然，他家有個長公主媳婦。」傅明煙習慣資訊流通的時代，實在無法忍受消息閉塞不通，於是從這個身子開始識字，她就跟著師傅看邸抄，一開始，師傅並沒有將她看邸抄的事當一回事，可是幾次之後，見她看得很認真，便主動跟她聊起京中各方勢力，因此京中權貴對她來說並不陌生。

「妳爹就是出自文成侯府，排行第三，是文成侯和夫人最得意的兒子，卻也是令他們最生氣最心痛的兒子。」

傅明煙好像被嚇到了，一臉呆滯。

藍采華倒了一盞茶給傅明煙，一副嗤之以鼻的道：「妳這丫頭平日膽子很大，怎麼這點小事就嚇傻了？」

半晌，傅明煙回過神來，拿起前面的茶盞慢慢喝著，可是，她的心情依然無法平靜。她一直知道自個兒並非孤兒，是娘親臨終之前將早產可能活不了的她託付師傅照顧，而她爹是個武將，長年待在西北，不過，師傅從來沒將她當成大家閨秀教養，京中權貴距離她太遙遠了。

「若非文成侯府找上門，師傅早忘了如跟文成侯府的關係。」藍采華沒想過有一日送傅明煙回文成侯府，當然不會成日惦記著文成侯府。

「既然忘了，為何又想起來了？」

「文成侯府要妳回去。」

「什麼？要我回去？」傅明煙激動得跳了起來，一個不小心整個人從炕上摔了下來，哎呀一聲，接著哇哇大叫的喊疼。

藍采華看了真想遮住眼睛，這丫頭的規矩真的很糟糕。「妳自幼養在鄉下，性子都養野了，是該回侯府學點規矩。」

「我又不嫁高門大戶，學什麼規矩。」傅明煙承認自個兒嚮往成為小富婆，畢竟沒銀子寸步難行，可是，這不表示她有興趣當大家閨秀。

她對高門大戶的印象實在不好，倒不是上一世遭到小說荼毒，看權貴豪門就是魑魅魍魎聚集之處，而是跟著師傅給有錢人看病，看了不少的陰謀算計，進了那種地方，不小心就長歪了。

「妳說不嫁高門大戶就可以不嫁高門大戶嗎？文成侯府的嫡出姑娘，豈能嫁個小門小戶？」藍采華不是不諳世情，當然不會不管文成侯府的態度，擅自決定傅明煙的親事。

傅明煙慌忙的站起身，急切的撲過去抓住藍采華，「師傅要我回去？」

「坐下。」藍采華用下巴指著對面，見傅明煙不耐煩的坐下，方道：「高門大戶，水深得很，裡面也不知道藏了什麼魑魅魍魎，師傅當然不願意妳回去，可是文成侯府的理由名正言順，妳不回去，說不通。」

「是啊，他們先將我弄回去，再將我的終身賣了，我這輩子豈不是完了？」傅明煙越說越生氣。

「這一點妳倒不必擔心，當初咱們雙方可是有過約定，師傅不點頭，文成侯府就不能定下妳的親事。」

聞言，傅明煙兩眼一亮，可是一想到高門權貴最不要臉了，一顆心又提上來了，

「萬一他們耍賴呢？」

藍采華高傲的抬起下巴，「師傅是什麼人，能夠容許他們耍賴？」

「是是是，師傅最厲害了。」傅明煙兩手豎起大拇指。

「總之，除非逼不得已，師傅不希望妳回文成侯府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能拖上一日是一日，拖上一月是一月，拖上一年是一年。」

「沒錯，能拖就拖，最好能拖到他們忍不住露出馬腳，我們也好知道如何應對。」傅明煙微微挑起眉，「露出馬腳？」

「若是文成侯府真的有心帶妳回去學規矩，早在兩三年前就該來了，如今要籌謀妳的親事，才想要帶妳回去學規矩，這也太慢了。」

略一思忖，傅明煙同意的點點頭，「他們突然尋上門必定有所圖謀。」

「可是，妳有什麼值得他們圖謀？妳又不是自幼生活在文成侯府，妳與文成侯府的感情淡薄，拿妳的親事跟人家結盟實在太冒險了。」

「是啊，萬一結親結成仇了，真是虧大了！」

「好啦，別多想了，總之記得最近別往外跑，他們在師傅這裡走不通，肯定往妳這兒下手。」

「我懂，他們看我就是個無知的鄉下野丫頭，以為幾句好聽的話就可以拐走了。」傅明煙不懷好意的勾唇一笑，「不過，那也得看他們有沒有這個本事。」

「妳給我安分一點。」藍采華狠狠一瞪，「還沒回去就跟人家對上了，妳是怕日子過得太輕鬆嗎？」

傅明煙不服氣的撇嘴，可是也不敢和師傅爭辯，師傅養大她不容易啊。

藍采華擺了擺手，「去，明日午時之前把採回來的藥材處理好。」

傅明煙抗議的瞪大眼睛，可還是摸摸鼻子，下了炕走出去。

第二章 收了銀子就得幹活

事情還未發生之前，傅明煙絕對不會浪費心思操心，這是庸人自擾，再說了，她一個小女子有什麼值得人家貪圖，人家有必要算計她嗎？

所以啊，她還是繼續原來悠閒的日子……不，最近她一點也不悠閒，因為有把柄落在某人手上，只能乖乖帶人家進藥王谷。

「你進藥王谷究竟為了什麼？」傅明煙仔細觀察莫靖言的一舉一動，每見一種草藥，必先問清楚草藥的功效，然後就是作畫，看似想搞清楚藥王谷的一草一木，可是，搞清楚了又如何？藥王谷確實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山地，種什麼活什麼，不

過也只是如此，只要有銀子，藥王莊很樂意將各種藥材賣給你。

莫靖言看了她一眼，並未閃避她的問題，「妳知道紅豔果嗎？」

「沒聽過，這是什麼玩意兒？」

「紅豔果可以解百毒。」

傅明煙半信半疑的挑了挑眉，「有這種東西？」

「北方數百年前有個古老的小國——殷國的文獻上有此記載，而唯一可能生長此物的就是藥王谷。」

「藥王谷確實有許多稀有少見的草藥，不過，這不表示可以在這兒找到所有的草藥，你確定這兒有紅豔果？我在這兒轉了那麼多年，可從來沒見過。」傅明煙突然伸手拉住莫靖言，他先是一怔，回頭看她，她用下巴指著他前方，「你往前走五步有個陷阱，摔下去，你很快就會被蟲蟲大軍包圍，牠們不會咬死你，但會教你終生難忘，保證你從此遠離藥王谷。」

聞言，莫靖言不由得起了一陣雞皮疙瘩，腳步不自覺往後退一步，「妳如何看出那兒有個陷阱？」

「我親眼見過，可熱鬧了，不過，最重要的是這兒的氣味不對。」

「氣味不對？」

傅明煙左右看了一眼，「你瞧瞧兩邊，一邊烏頭，一邊紫草，此地就不該出現這兩種以外的氣味。」

雖然這幾日相處下來，莫靖言已經看出她的本事了，可是沒想到她還能教他瞠目結舌，這丫頭是屬狗的嗎？

傅明煙從烏頭藥田的邊緣繞過陷阱，回頭看著莫靖言緊跟在後走過來，繼續回到先前的話題，「你想在這兒找到紅豔果，很可能是白費功夫。」

「根據殷國文獻上的描述，紅豔果生長之地應該就是如今的藥王谷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頓了一下，傅明煙歪著頭瞅了他一眼，「你中毒？」

莫靖言怔愣了下，「妳怎麼會認為我中毒？」

「要不，你要紅豔果做什麼？」傅明煙用目視法仔細查看過他，他沒有出現中毒的癥狀，但世上無奇不有，出現她不識的毒是很正常的事。

「紅豔果不是只能夠解百毒，還能拿來送禮，這個道理妳不會不懂吧。」

這個禮會不會太大了？莫靖言願意拿命送禮，傅明煙當然沒有意見，人家高興就好，只能笑著點頭道：「對哦，我倒是忘了這一點，不過，尋常人應該不會喜歡這樣的禮物吧。」

「……這個妳就不必管了。」他的舌頭差一點就打結了。

「我也懶得管你，只盼你別害我命喪在此。」

莫靖言哼了一聲，這丫頭真愛裝模作樣，「這兒若有本事奪妳性命，妳早就死了。」

「……」傅明煙恨恨的咬牙切齒，這種莫可奈何的感覺真是令人鬱悶。

他們繼續往前走，過了烏頭和紫草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。

「左邊是蒼耳，右邊是白朮。」傅明煙看也沒看一眼，揉了揉眼睛，打了一個哈欠，為了在師傅眼皮子底下溜出門，她只能利用晚上幹活，一個晚上睡不到三個

小時，當然撐不到午時。

莫靖言可以聽見她聲音裡面的睡意，忍不住回頭看了她一眼，發現她上下眼皮在打架，整個人已經進入半睡夢狀態。

「蒼耳全株有毒，幼芽和果實的毒性最大，生吃蒼耳子——就是果實，兩到四個時辰就會發病，不過，這玩意兒可以通鼻竅，散風濕，止痛。白朮就乖多了，味甘，性溫，無毒，可以健脾益氣，燥濕利水，止汗，安胎。」

莫靖言先是一傻，接著唇角禁不住的上揚，這丫頭可真是厲害，半夢半醒還可以說得如此流暢。

傅明煙突然驚醒過來，下意識的趕緊舉起腳步跟上去，然後就撞上去了，還好莫靖言及時伸手勾住她的腰。

眨了眨眼睛，傅明煙傻不隆咚的問：「你幹啥站在這兒不動？」

「走路還能走到睡著了，妳可真是了不起。」

頓了一下，傅明煙嘿嘿一笑，「這不是多了不起的事，想睡覺眼睛就會閉上。」

「妳也不怕跌落陷阱。」

「藥王谷的陷阱也不是很多，要不，他們自個兒採草藥也很麻煩。」

「這倒是。」

「不過，我們還是先休息一下。」傅明煙一見到可以坐下的石頭，立馬撲過去。

「妳是不是忘了？妳可是收了我的銀子。」

「我精神不佳，可能一不小心就將你帶進陷阱，當然，你若是不介意，我們可以繼續。」傅明煙無所謂的雙手一攤。

莫靖言很想磨牙，這個丫頭就是落在人家手上，也不容許自個兒吃虧。

「我看你還是放棄好了，禮物又不是不可以替代，根本不必浪費心力尋覓不見蹤跡的紅豔果。」

「對某些人來說，紅豔果比任何禮物還有價值，還有，如今我們連藥王谷的一半都還沒看過，如何知道這兒沒有紅豔果？」

傅明煙不以為然的撇了撇嘴，「按你說，紅豔果不過是能解百毒，又不是什麼毒都可以解，為它賭上自個兒的性命真的有必要嗎？」

「能解百毒只是一種說法，我相信它的效用不只是如此。」

「總之，你沒踏遍整個藥王谷就是不死心，是嗎？」傅明煙很想翻白眼，這個人簡直冥頑不靈，既然認定她熟悉藥王谷，而她沒聽過紅豔果，這不就表示藥王谷沒有這種草藥嗎？

「這是當然，我花了那麼多銀子，總要將這兒看仔細。」

浪費了那麼多口水，結果還是一樣，傅明煙也不再糾纏，站起身，拍了拍衣服，蹦蹦跳跳的往前走，「幹活了。」

不是說精神不佳，怎麼一轉眼就健步如飛？莫靖言先是一怔，趕緊跟上去。

雖然生長在鄉下地方，往往天還沒亮就醒了，可是傅明煙一直改不掉刻在骨子裡

的壞習慣——賴床，醒來之後，先在被窩鑽來鑽去，直到師傅的聲音傳過來，不想被扭著耳朵挨罵，她自然會爬起來。

豔陽穿過窗櫺，灑落一室溫暖，傅明煙深吸口氣，陽光的味道真軟真香……等一下，她倏然睜眼一看，並非錯覺，太陽出來了，可是，為何沒聽見熟悉的訓斥聲？師傅不在嗎？

傅明煙連忙坐起身，敲了敲腦袋瓜，仔細回憶，師傅好像提及這幾日要去桐城給知府家的老夫人看病，這一趟至少要不、二十日，這是說——她自由了嗎？歡呼一聲，傅明煙連滾帶爬的下了炕床，套上鞋子，換上衣服，便往外衝……咦？怎麼打不開呢？

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傅明煙手腳並用使勁開門，可房門不開就是不開，一種不好的預感湧上心頭，趕緊轉身跑到窗邊，窗子一開，往外一看，果然在下方看見蟲蟲大軍，牠們正在垂死掙扎，可惜四肢被黏住了，想逃也逃不了。

「噫！」傅明煙渾身起了雞皮疙瘩，趕緊退回來，轉回房門前，用力敲打，「章清媛，給我開門，妳活得不耐煩是不是？」

回答她的是一片靜默。

傅明煙繼續敲門，「章清媛，我知道妳在外面，妳別給我裝死。」

半晌，章清媛的聲音傳了進來，「我也不想跟師姊過不去，可是師傅說，妳太不聽話了，不關著妳，待她回來，妳已經遠在京城了。」

「妳師姊我有這麼笨嗎？」傅明煙憤憤不平的踢了房門一腳，很不服氣，「我不去算計人家，反過來被人家算計，妳說有可能嗎？」

「師姊太小看文成侯府了，人家可是有三兩下能打死我們的侍衛。」

「他們有武力，姑娘我會下毒。」不是她自誇，她可以隨心所欲遊走在雲州，正是因為一身下毒的本領。

章清媛嗤之以鼻的一哼，「人家從後面一掌劈下去，妳連下毒的機會都沒有。」

「妳也太小瞧我了，還沒有人可以不動聲色靠近我。」為了能聞到氣味就知道何種藥材，她從小在師傅嚴厲督促下蒙著眼睛訓練，久了，她就有了狗鼻子。

「妳老愛一心多用，眼睛太忙了，鼻子跟擺設沒兩樣。」

傅明煙氣呼呼的跳腳，「什麼眼睛太忙了，鼻子跟擺設沒兩樣？」

「我只是重述師傅所言。」

「……」傅明煙沒膽子罵師傅。

嘆了聲氣，章清媛好聲好氣的道：「師姊，妳就不能安分一點嗎？」

「我哪有不安分？最近我可乖了。」出個門要遮遮掩掩，她還不乖嗎？

章清媛索性直接挑明，「妳以為我們都傻了嗎？妳怎麼可能待在藥園子大半日沒有聲響？因為妳每次偷溜出去兩三個時辰就回來了，幹活也不馬虎，師傅不想太為難妳了，便假裝不知道。」

張著嘴巴，可是許久說不出話來，傅明煙轉身順著房門坐下來。

遲遲不見傅明煙出聲，章清媛有些擔心了，趕緊敲了敲門，「師姊……師姊……」

「別叫了，我還活著。」

「若是師姊能答應不出莊子，我可以放妳出來。」

「文成侯府有心算計我，我就是乖乖待在莊子也不會太平。」

「師傅在莊子裡設了許多機關，足以保護妳。」

傅明煙忍不住磨牙，師傅設下天羅地網真的是為了防止外人闖進來，不是為了阻止她溜出去？師傅又不是不了解她，一、二十日不能出門，這不是要她的命嗎？

「師姊……師姊……怎麼又沒聲音了？」雖然師傅一再告誡，最好別理師姊，她絕對玩不過師姊，可是師姊如此輕易妥協，她又很擔心，師姊的花樣很多，若是不吵不鬧，不表示變安分了，而是另有圖謀。

「我拿了人家的銀子，今日非得出門給人家幹活。」

「幹什麼活？」

「上藥王谷採藥。」

呆怔片刻，章清媛激動的叫道：「妳瘋了嗎！」

她不是瘋了，而是莫可奈何。傅明煙咬著下唇，進了荷包銀子的再吐出去，簡直是割她的肉，可是有捨才有得，況且這些日子賺得也不少。

「妳不是想給章二哥買二十畝良田說親嗎？銀子我給妳。」

章清媛不同於傅明煙，並非一開始就是藍采華的徒弟，而是因為家裡孩子太多，父母養不起，不得不賣女兒為奴，此事傳到藍采華耳中，看在同村的份上便出手相幫，章清媛因此來莊子幹活，沒想到從此點燃她對醫術的熱情，藍采華見她是個好苗子，於是收她為徒。

顯然不敢相信，章清媛半晌才訥訥的道：「二十畝良田至少需要一百四十兩。」

「是啊，一百四十兩，我有。」不過，她的心在滴血。

開個門就可以拿到一百四十兩，章清媛當然很心動，可是師姊若出了意外，師傅會剝了她的皮。

傅明煙顯然知道她心裡的掙扎，繼續遊說，「文成侯府想逮住我沒那麼容易，再說了，我是文成侯府的姑娘，又不是逃奴，真的落在文成侯府的手上又如何？文成侯府不將我拱起來養，也不至於虐待我。」

略微一頓，章清媛終於鬆口了，「我放妳出來，但妳出門不能超過兩個時辰。」

「兩個時辰能幹啥？四個時辰。」

「四個……不行……最多三個時辰，如何？」

傅明煙嘿嘿一笑，一副很掙扎的道：「三個時辰……好吧，我跟對方商量一下，他應該會通融。」

過了會兒，章清媛終於打開房門，傅明煙立馬跳起來往外跑。

「等等，妳不能就這樣子跑出去，紀伯應該得了師傅吩咐，不會放妳出去……」

「急什麼急，沒瞧我還披頭散髮嗎？」傅明煙回頭瞪了一眼，直奔茅房解放。

傅明煙一路狂奔，待她上氣不接下氣趕到藥王谷山腳下，已經逼近午時了，還好莫靖言依然悠閒的斜躺在樹上，不過一張臉臭得令人膽顫心驚……雖然他的臉藏

在枝葉的陰影中，但她就是知道，這是當然，等了一個多時辰，再好的耐性也磨光了，何況他這個人脾氣很大。

「莫公子，真是對不住，我來晚了。」傅明煙半眯著眼，努力看清楚上頭的人。

「這會兒上藥王谷，不到一個時辰天就暗了。」

莫靖言的聲音很冷，簡直可以凍死人，可是對某人來說，嘴皮子上的威風一點殺傷力也沒有，她完全無感。

「我也沒法子，差一點連門都出不來。」若非收了她的銀子，她還懶得赴約。

「妳這丫頭鬼得很，誰有本事綁住妳的雙腳。」莫靖言沒好氣的踢腳，嫩葉瞬間如驟雨落下，傅明煙驚叫的往後跳，可還是吃了一身的落葉。

「你不就綁住我的雙腳嗎？」傅明煙氣惱的飛舞雙手，恨不得揍扁他。

「我比妳聰明啊。」

若非他握有她的把柄，她又不清楚他的底細，他肯定會嚐到她的手段……傅明煙懶得再跟他多費唇舌，還是幹活比較重要，「你今日到底要不要上山？」

莫靖言從樹上翻身躍下，不發一語的率先往前走，傅明煙趕緊追上去。

「最慢申正之前我必須回到莊子。」師妹不會真的跟她計較一點點時間，但莊子上可不是只有她們師姊妹兩人，雖然都是奴僕，但是師妹也不能太過明目張膽掩護她，萬一哪個在師傅面前露了一兩句，師妹背著師傅放水的事情就藏不住了。

「妳認為這合理嗎？」

「我這個人不會白白佔人便宜，你配合我，我免費奉送你一次。」

「妳倒是識相，成，不過，別再讓我優等，我這個人可沒什麼耐性。」

傅明煙翻了一個白眼，誰都看得出來他沒耐性，「你以為拿銀子不幹活很輕鬆嗎？我是喜歡銀子，可是白白得來的銀子會害我作噩夢。」

莫靖言不再言語，兩人算是達成協議。

「……喂，你是不是得罪人了？」傅明煙靠上去拉扯莫靖言的袖子。

其實她早就發現後面跟著尾巴，一開始想到的當然是文成侯府，師傅不可能因為擔心就禁她的足，文成侯府肯定不好應付，可是對方沒亮相之前，她不會對號入座，況且與她相比，莫靖言問題更多，連真面目也不敢示人，難保後面的兩條尾巴不是他招來的。

莫靖言是習武之人，對於多餘的小嘍囉當然早有察覺，不過，他習慣以靜制動，人家不急，他何必按捺不住撲上去？再說了，必要時候，他的暗衛會出手，他假裝不知道就好了。

「為何不說妳得罪人？」他極其不屑甩開她的手，明明是跟她來的，怎麼能厚著臉皮反問是不是他得罪人？

「……我一個鄉下丫頭，如何會得罪人？」她突然覺得很心虛，難道是文成侯府？

「既然與妳、與我無關，那就不必在意。」

「這怎麼成呢？我們可是要去藥王谷當竊賊。」

莫靖言斜睨了她一眼，「注意妳的用詞，紅豔果未找到之前，我們不是竊賊。」

傅明煙不以為然的撇嘴，「你知道嗎，狼披著羊皮還是狼，不會因此變成羊。」

「我自認為不是狼。」

壞人從來不認為自個兒是壞人，他們為非作歹實是有情非得已的原因。傅明煙擺了擺手道：「隨你，潛入藥王谷偷東西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」可是一會兒之後，傅明煙又忍不住拉他的衣袖，「你真的準備放著他們不管嗎？」

莫靖言不冷不熱的瞥了她一眼，「我沒意見，妳有何想法？」

「沒什麼想法，只是後頭跟著尾巴很討厭。」

「妳求我，我就幫妳擺脫他們。」莫靖言微微抬起下巴，一副傲嬌的模樣。

求他？這不等於承認後面兩條尾巴與她有關嗎？傅明煙恨恨的咬著下唇，不行，比起文成侯府，他的威脅性不見得更低，她可不想出了虎口，又入狼口……雖然狼口跟虎口一樣危險，可是狼口有得商量，虎口肯定沒得討價還價。

莫靖言微微挑起眉，「妳求我，我就幫妳，用不著付任何代價。」

「……我只聽過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不付代價就可以得到好處，這有可能嗎？而且當賊的不急，我一個小跟班有必要如此著急嗎？」她不怕文成侯府的人，但討厭這種被纏上的感覺，落在姓莫的手上，已經夠教她鬱悶，如今再來一個，這是嫌她日子不夠熱鬧，唱戲給她看嗎？

莫靖言雙手一攤，「難得我善心大發，妳不領情就算了。」

眼珠子賊溜溜的一轉，傅明煙挑釁的瞥了他一眼，「善心大發？我看你根本沒本事斷了那兩條尾巴吧。」

「我沒本事？」

「有本事的人三兩下就解決了，從來不廢話，我師傅就是這樣子啊。」傅明煙帶著驕傲的揚起下巴。

雖然知道這是激將法，但是看她得意的樣子，他竟然覺得怪可愛的，轉個念頭一想，上當又何妨？他一個大男人跟這個小丫頭計較，氣量未免太小了。「妳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本事嗎？今日就讓妳見識一下。」

傅明煙哼了一聲，一副「我等著見識，你莫教我失望」的模樣。

莫靖言也不多說什麼，繼續前進的腳步，傅明煙不禁一怔，這是什麼情況？

傅明煙不想表現得太急了，可是見他遲遲沒有行動，想開口詢問，一陣雜沓的馬蹄聲傳來，不久一隊人馬進入視線，她連忙舉起右手遮住鼻子，免得吸入揚起的沙塵，可是下一刻，她整個人騰空而起，不由得大驚失色，下意識的伸手一抓，以免摔下，待她想看清楚眼前情況時，她已經跟著莫靖言落在一棵大樹上。

「妳可以放開我了，只要不亂動，保證妳不會摔下去。」莫靖言語帶戲謔。

傅明煙眨了眨眼睛，半晌，終於看清楚他們幾乎貼在一起，連忙鬆開手，然後往後退……

「我不是說別亂動嗎？妳想摔下去嗎？」

傅明煙頓時一僵，可是，他們兩個是不是靠得太近了？

莫靖言指著他們先前所在的位置，「那兩條尾巴斷了。」

傅明煙坐好身子，定睛一看，不由得傻了一一 先前跟蹤他們的兩條尾巴竟然趴在地上吃土。

「我與妳師傅相比，誰比較厲害？」

「……師傅又不曾遇過這種事，我怎麼知道？」這傢伙以為這是爭風吃醋嗎？竟然問誰比較厲害！

莫靖言很快就意識到自個兒口氣不對，當然沒再糾纏此事，不過，空氣中陡然生出一股曖昧的味道，明明風兒從耳邊呼嘯而過，卻感覺越來越熱。

傅明煙不自在的清了清嗓子，趕緊轉移話題，「那兩個怎麼回事？」

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又被疾馳而過的人馬嚇得兩腳發軟，連滾帶爬，最後連一丁點力氣也沒有，只能癱在地上吃土。」他不過是在最初的時候發出暗器，讓他們不得不在人前現身，隨後他們就自討苦吃了。

「你行！」傅明煙由衷的對他豎起大拇指。

「兩個小嘍囉不算什麼。」

「不過，你還要上藥王谷嗎？這會兒上山，我最多只能陪你一個時辰。」

莫靖言的臉瞬間拉下，為何有一種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覺？

「我不介意，若是你堅持要上山，我當然奉陪，一個時辰是一次，兩三個時辰也是一次，賺到的是我。」傅明煙根本不想上山，趕著出門，不但來不及用膳，還忘了備上乾糧，這會兒她已經餓得全身沒勁了。

莫靖言對著她咧嘴一笑，冷颼颼的道：「一個時辰也無妨。」

傅明煙無所謂的笑容轉眼龜裂，緊接著她的肚子咕嚕咕嚕叫，可是某人好似看不見也聽不見，一把拉起她往下跳。

「啊……」

莫靖言看著她緊閉雙眼尖叫不停，覺得很好笑，「妳還要鬼吼鬼叫多久？」

尖叫聲止住，傅明煙睜開眼睛一看——她已經站在地上了……

她尷尬的對著莫靖言嘿嘿一笑，連忙拱手作揖，「我們還是趕緊上路吧。」

「不去了，不過我警告妳，明日再擔誤我進藥王谷，往後妳就沒銀子可拿了。」莫靖言甩身走人。

傅明煙忍不住掄起拳頭揮幾下，雖然只是做個樣子，但是什麼都不做很不爽。

「你以為我喜歡拿銀子不幹活嗎？早知道什麼都不說，直接上山……這都是文成侯府的錯，有本事直接上來抓人，跟在屁股後面算什麼……看樣子，不給你們一點顏色瞧瞧，你們真以為鄉下野丫頭很好欺負……」傅明煙自言自語的一邊踢著石子，一邊踏上回家的路，同時琢磨著最近該帶什麼毒藥防身。